

初访陈英盛烈士故乡马头村大阊门

□汪国华

汽车从奉化溪口出发时,我们先去古村马头村。

奉化马头村,是舟山中学前身定海公学首期学子、革命先烈陈英盛的家乡,想到这个,我就有了一种特别的向往。穿越田野与村庄,历时将近一个半小时,马头村终于到了。那如果步行需要多少时间?1922年2月的一天,15岁的陈英盛从马头村出发,到舟山定海就读刚开办的定海公学。那时的他,一定有着远大志向与抱负,怀着希望与欢快乐,准备耐劳和苦读……

站在马头古村村头望去,它不像其他古村那样,在群峰青翠的怀抱之中,而是建在一片开阔的地带上,平畴之间,仿佛有一种特殊的胸怀。踏着鹅卵石铺成的巷道或道地,或者是石板铺就的村道,满眼是青砖黛瓦式建筑,或是高耸着马头墙,或是观音兜式山顶,或者就人字形屋顶,似乎走进了露天的古宅博物馆,虽有些许破败的老旧,但大多保存完好,古色古香,宁静幽幽,这样的村落,与周边的山岳、田畴构成了一幅江南水乡的水墨画卷。一路有“水墨马头”标识展示,似乎带着一种自豪,也有一种悠然的情调。这里人烟稀薄,居住者也寥寥无几,似乎与新时代有点隔绝,听说村人大都已搬迁到不远处新建的马头新村。

马头古村是一排古迹的保留,一代风华的浓缩,一种历史的存档,一段文化的记录,传达着往昔岁月的影踪,输送着曾经时代的品味。

据传,马头村始建于唐朝天祐二年,迄今已有1100多年历史。在历史的进程中,马头村几经变迁。这个滨海村落,位于象山港北岸海滨。土地肥沃、山林茂密、低山缓坡和水产品多且美味,村民经济殷实。村里人注重耕读传家,形成勤劳勇敢、淳朴厚道、孝悌仁爱、善邻和睦和崇学向上的村风。可惜明时多战乱,清初又实行海禁,村人全部搬离,一下成为无人居住的废村。至少半个多世纪的荒废,留下一片荒芜,颓败。朝廷解除海禁后,人们才陆续搬回马头村重建家园。村里的古宅大多是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建筑。

从巷道出来,见到村口一座堂皇的祠堂,赫然写“鸂鶒祠”三个大字。原来,马头村地处象山港北岸,乃海滨泽国,多鸂鶒聚栖,鸂鶒是古时美丽吉祥的水鸟,所以马头古以“鸂鶒”为村名。后以村东南有马头山、马头岩、马头渡,清中叶又设有马头浦,便给村名定为马头,有万马奔腾之意。

鸂鶒的美好,奔马的奋发,质朴向上的村风,酿就了精良的乳汁,喂养着陈英盛。

踏着石板村路,步行鹅卵石弄道,我的脑海不时闪现出校刊上陈英盛那个瘦小形象,想象着那石板路、卵石道上闪过他的身影,留有他的脚印。查知,在一个被称作酒坊阊门的惟坚堂里有陈英盛的故居。

转进一条横向小巷,一高大墙门立于眼前,飞檐翘角,砖瓦镂空雕花。阊门两边墙上分别镶嵌着不同时期奉化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牌“马头老酒坊阊门”,一边新立的“水墨马头•惟坚堂”简介写着这些文字:

走进阊门,映入眼帘的是二层楼木结构,东西厢各两间,正屋四间。这是一个典型的三合院,保存完整如故。只是门窗紧闭,没有人影。

不知道陈英盛的故居是哪几间。于是我上前,正屋边看到了长长的深深的穿堂,里面还有院落。网上查知,这里应该有个“红色印迹馆”,猜想应该有陈英盛烈士事迹展示。

我说想去找找红色印迹馆,但那天是休息日,我只能带着遗憾,迈出阊门……

遗憾盘桓成更深的怀念。终于在马头村不远的松岙“卓兰芳纪念馆”看到了陈英盛。他不见了瘦小,多了壮实,消失了稚嫩,多了成熟,青春的脸上洋溢着激情与自信,憨实神态却依稀犹存。

这让我更想探寻养育陈英盛的酒坊大阊门的故居,于是,勃生着向往的情思和再临的期待……

让军人本色永远敞亮

□曹银员

有人说人生如戏、人生如梦,而我却夙愿人生常绿,让奔腾的热血纵情地吟写“退役不褪色、永葆军人本色”的敞亮。

浅笑凝眸,蓦然回望。1978年暮春,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火热的军旅生活,从东北野战部队退役回到了故乡岱山,带着一枚熠熠生辉的三等功奖章,这是在北疆边境国防施工中荣立的。踏上久别重逢的家乡土地,闻着海风中的鱼腥味,我回到了农村务农。当时正值春耕时节,乡亲们都很忙,我连串亲戚都没去就下田干活了。马不停蹄地忙碌一个星期,终于把父亲的“责任田”种完。村里的长辈夸我当过兵变化很大,不但身体结实了,而且气质英姿飒爽。

阳光明媚的一天上午,卷着裤腿的曹书记疾步来到我跟前,笑呵呵地说:“经村委研究,如果你愿意,就去村山林队当个副队长吧。”次日上午,我到村山林队报到,精神抖擞地干起了管护长林丰草的活。可没想到干了不到一个月,又忽然接到一个通知,要我马上去一趟乡政府。我连身上沾着泥浆的衣服也没换,就一路小跑赶到乡政府。乡党委胡副书记二话没说,起身倒了一杯白开水,然后递过来一张表,叫我认真填写好。我一看,是招收新干部……两个星期后,县里文件下达,我被招收为专职武装干部。

为尽快掌握业务本领,我节假日也不休息,悄然在家自训,常常独自撸起袖子手持木枪在院子里“杀、杀、杀”反复练习刺杀,趴在地上来来回回一本正经地匍匐,妻子倚在屋门观看,不时捂嘴偷笑。参加骨干军训我更是加倍努力,课堂练习和野外实训竭力走在前列,尤其是“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军事比武。高强度的军训常常累得我腰酸背痛腿抽筋。终于,在一次警备区对全市集训的专武干部进行10多项军事课目的严格考核中,无论是队列、战术、爆破、手榴弹投掷,还是步枪、机枪、冲锋枪在不同距离对不同目标的实弹射击,以及军事理论、业务知识等,我项项都是优秀,获得了全能“优秀学员”的奖状。

挥毫似剑伐魑魅

——瞻仰邵飘萍故居

□林上军

邵飘萍,近现代著名的新闻界前辈,我对他仰慕已久。

邵飘萍故居前有一小型广场,邵飘萍铜像浩然而立。

故居是一座经过修葺的老式民房,东厢房乃邵飘萍出生之地。他出生在东阳,成长在金华,立志于杭州,成就于北京。“他是记者,也是报业家,更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传播人之一。”

一段段话语、一张张照片、一件件遗物,让笔者仿佛回到黑暗腐朽、积贫积弱的动荡年代,体味到邵飘萍当年以笔为矛、新闻救国之不易,感受到其挥毫似剑、鞭挞旧阔之风骨。

1911年,邵飘萍参与创办《汉民日报》,开始了职业报人生涯。由于邵飘萍主笔的《汉民日报》敢为民众权益仗义执言,因此遭到亲袁势力和地方当局的嫉恨。他们收买地痞流氓在夜里潜入《汉民日报》报馆纵火,企图烧死邵飘萍。幸及早发现,大火被迅速扑灭,邵飘萍也幸免于难。但他们还唆使歹徒暗候在报社附近,趁邵飘萍外出时将他撞倒在地,以示警告。然而,邵飘萍不为所动,继续在《汉民日报》上载文,针砭时弊、揭露贪官污吏,并声明:“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薪也。”

1919年5月初,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披露于报端。邵飘萍接二连撰写了《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

刚工作时,我“绞尽脑汁爬格子,通宵达旦写材料”,起草一份工作简报一个星期还不能成文。干工作没有文化知识怎么行呢?为此我下定了“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决心,开始孜孜不倦地自学读书。坚持不懈地写工作笔记和日记常常到深夜,有时候到凌晨鸡叫才休息。几年下来,厚厚的笔记本写满了一堆。同时,我还积极报考函授中专、大学,边学习边实践,学以致用。

每台台风侵袭,抗台抢险成为海岛上党政军民的重要大事和艰巨任务。我先后参加过上百次抗台(风)、扑森火等抢险救灾。在抢险战斗中,自己没有理由不一马当先、冲锋在前,有过几次流血受伤,几次生死攸关。最记忆犹新的是抢堵海塘决口和山林扑火的生与死考验。

1992年8月31日上午8时许,满天狂风暴雨,海浪汹涌翻腾,高亭镇庙后一条拦潮的海塘顷刻间倒塌,决口宽有20多米,海塘内几千亩盐田、对虾养殖场和居民房屋危在旦夕。那时,我是县计经委人事部长兼任企业民兵应急小分队队长,紧急召集、带领企业20多名民兵应急小分队成员火速赶到现场,率先投入抢堵海塘决口战斗。当时,海面上一道道巨浪撞击海塘驳石所溅起的腾空浪花,借着风势“哗啦啦”横扫,砸得人睁不开眼睛。被冲开的决口还在不断扩大,潮流罕见湍急,沙包、石块投下去刹那间被冲走。眼睁睁看着浑黄海水冲刷般奔涌而入,大家脊梁骨都感到飕飕发冷。来不及多想,我和民兵干部沈信国等骨干,“扑通”跳进汹涌的急流潮水中,一边用身体挡潮减缓冲击力,一边用双手争分夺秒垒压塘坝上民兵不断投掷下来的沙包。浑水急流中夹有小石块及脏东西时不时冲砸着我们的身体,手臂和腿都被擦破,鲜血直流……我们在狂风暴雨和汹涌的潮水里连续奋战了5个小时,终于完成了任务。事后,县政府、县人武部给参加此次奋不顾身抢险堵住海塘决堤的民兵小分队荣记了集体三等功。

记得有次元宵节,上午8时许,刚踏进办公室的我接到紧急通知:“官山岛山林发生火灾,请立即带领民兵应急分队

参加扑火。”搁下电话,我连衣服也来不及换,就飞快集合了17名队员。

救火小分队15分钟内便赶到了指定的高亭海岸渡口码头,乘上了等待在那里的第一艘赴官山小岛扑火的渔船。当时,从远处查看火情,感觉火势范围并不大,但当船靠近官山岛时,我们悚然大惊,只见岛上茂密山林多处发生了严重火灾,在海面大风肆虐下,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山林一片火海。

爬上崖后才发现,这里森林茂密,柴草丛生,藤枝乱绕,加上路线陌生,我们进入森林后,行动十分困难。正当我们奋不顾身地冲过火海拼命扑打时,猛然一阵狂风刮来,森林大火骤然从10多米以外瞬间飞跃扑压过来,刹那间,迎面而来的是火海翻滚,黑烟、热浪咄咄逼人,人员不得不暂时撤离。可是凶猛的大火也迅速追烧上来,满天飞扬的烟灰从空而下,耳边满是“噼噼啪啪”的燃烧声。此刻,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加上森林茂密藤蔓缠绕,惊恐中的我无法辨识方向,只能凭本能的一个劲拼命挣扎着往外冲。跑了一会儿后,蓦然看见了头顶上的一面天空,灵光一闪,“一直朝着同一个方向跑总能跑到山脚下,一旦大火追来就跳下海或爬在岩石边,这样不就烧不着了嘛。”我边想边奋力连滚带跃疯也似的跑,可一会儿被树枝挡住,一会儿又陷入比人还高的草丛中……拼命跑了20分钟,终于到了海崖边。回头一看,哇!真的好险呀,有100多米宽的大面积森林火带,就像拉网一样已经从我原来的位置上纵方向烧了过去。再一看,原来自己跑的路线全程是山间低洼处而不是山间背部,怪不得柴草众多,“路”难行呢,幸亏自己跑的是横方向,仅比火速稍快一点点儿,才幸运死里逃生。当看到伫立在山顶上一个不少撤离火海的队员们向我呼喊招手时,这才发现自己的头部和手脚多处受伤,满脸是血,衣服划破了,两只皮鞋跟也丢了,连挂在腰间的一串钥匙也不知去向。定神之后,重新集结队伍,改变扑火方法,同时与前来支援的队伍协同,直至傍晚将山火扑灭……

一日当兵,永远就是军人!在我20多年担任基层武装部长期间,我一直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作者为上虞市人武部副部长）

行“斗争”

1925年春天,经李大钊、罗章龙二人介绍,邵飘萍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的社会地位与名望,党组织要求他以其特有的身份开展工作。

邵飘萍在党的领导下,在《京报》上旗帜鲜明地连续报道“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等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统治的消息,其宣传规格之高、内容之广、形式之多,可谓是当年全国报刊之冠,在革命舆论上发挥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表现出一个秘密党员机智灵活的斗争艺术和顽强无畏的战斗精神。

1926年4月,奉系军阀进入北京城,张作霖下令立即捉杀邵飘萍,邵飘萍遭出卖被捕,《京报》亦被查封。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其所谓之罪是:“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昭炯戒,此令。”临刑时,邵飘萍回过头去讥讽地向监刑官拱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昂首向着已露曙光的蓝天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

馆内有邵飘萍就义的珍贵照片,面颊上的枪洞依稀可辨。

这位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新闻界前辈,也是国内第一家新闻编译社创办者,我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毛泽东同志曾盛赞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